



在水一方

東方西方一個樣，全社會都白一純。有一個親人團聚，普天同慶的日子：過年。不同的，是中國人的年，是自己日曆上新一年的第一天。西方人的年，過的其實是宗教節日，是耶穌的誕辰聖誕節。剛出國的頭幾個年過的潦潦草草，因為西方的年，總覺得與咱沒有關係。中國的年，又與西方沒關係，不放假，沒有節日的氣氛。

生活安定了，移民，異國他鄉舉目無親，過年雖然沒有什麼家人大團聚的事情，但畢竟是假日，於是老鄉故友相互串門訪問，聚一聚，也算是過年了。幾個年頭過去了，平平淡淡，沒有了小時候對大年的期盼與熱情。是的，盼望什麼呢？吃，想吃什麼吃什麼，天天如此。穿，該穿什麼穿什麼，日日跟著氣候走。放假？聖誕節商店不開，公共場所關門，反而倒沒了去處。中國的年，寒冬臘月已過，該是春暖花開氣象更新之始。外國的年，12月25日，是數九寒天剛到，冰天雪地就要來臨的時刻。國外的年，總感覺沒啥意思，甚至有點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。

年復一年，時光荏苒。似乎平淡，實際上還是有變化。畢竟，時間久了，在一個新世界裡認識的人也多了，漸漸融入了。前年的聖誕，一位熟悉的

當我突然想用「我想我是海」作為本文的標題時，竟然覺得這個句子似乎在哪兒看過或者聽過，為了壹探究竟，我上網搜了壹下，果然，這是壹首歌，歌詞大概是這樣寫的：

我的心，像軟的沙灘，留著步履凌亂。過往有些悲歡，總是去而複返。沒人分享，再多的成就都不圓滿，沒人安慰，苦過了還是酸……

現在，我居然想用壹首歌名作為標題，必須要欣賞壹下聽聽才好，於是，我這個六十年代生人居然也潮了壹把，用酷狗下載並聽了完整版的《我想我是海》。

大海，對於我來說，之所以充滿著魔幻般的魅力，是它的深邃與包涵，它面對疾風暴雨的波瀾壯闊與陽光下的甯靜安祥。

小時候，第壹次知道大海，是從收音機裏聽到的。

那是手錶、自行車、收音機、縫紉機是家庭中可以炫耀的「四大件」的年代。不知道父母當時是經歷了怎樣的千辛萬苦，在家裏終於有了手錶、自行車和縫紉機之後，為我們買了壹台收音機。就是這台收音機，成為聽慣了大雜院裏鍋碗瓢盆交響曲



加拿大過年

外國老頭，形象頗似聖誕老人，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，給我說了許多祝福新年的美好願望。我很感謝老人，但只是付之一笑：但願如此。嘿！老人的話應驗了，這一年我真的換了工種，真的賺錢多了，年底還逮了一個回中國的公差，去年的聖誕意外地在北京，與大學同學嘍了一頓。今年呢，雖然國外沒有同學，而外國的熟人更多，老朋友更多了，大家過年祝福的方式也不同了。我幹的是服務行業，搞的是客戶服務，聖誕前有老顧客去公司專門就找我，送來了賀卡禮物。有顧客請我幫這幫那，最後我才明白了人家的意圖：找個理由多給小費。甚至，有那外國人拉住衣襟，乾脆直接就往我兜裡塞錢，笑吟吟加上一句話：「merry Christmas！」這樣過年，你能不開心嗎？

接受別人施捨，似乎不登大雅之堂。但是小費，就那硬梆梆的銅崩和輕飄飄的紙幣，說實話，足以讓我感覺聖誕快樂，感覺過年的氣氛。有意思，我該返老還童了：小時候在中國過大年，賺壓歲錢，非常高興。現在快要當爺爺了，沒想到在海外過年，居然有外國人給我「壓歲錢」，讓我這鬍子拉碴的老傢伙同樣非常高興。有人給錢，大人小孩都一樣，高興。而不同的，在中國是父親母親爺爺奶奶，姑姑姨姨叔叔舅舅之類的家族長輩，過年給小孩子壓歲錢。在國外，是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是

如果我是海

的我傾聽樣板戲、廣播劇、新聞等等外面世界的壹個窗口，因為收音機不像電視機那樣聲像並茂，於是，我便在傾聽中學會了想像，想像力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長出了翅膀，跟隨電波任意飛翔。大海是影像就是從那時映入我的大腦的，波濤翻滾，壹望無際。

因為沒見過，所以才特別嚮往。

那時的我便超級迷戀大海，喜歡關於海的所有文字，所有歌曲，尤其喜歡「大海啊大海，是我生長的地方……」每當唱到這兒的時候，心裏居然冒出媽媽為什麼沒把我生在海邊的念頭。小時候的夢想很簡單，就是總有壹天，我要見到海。

第壹次見到海，居然是我女兒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。興許是為了圓自己童年時的夢吧，我把童年的女兒帶到了大連的海邊。

那是五月份的海，深沉而平靜，與我想像中的大海居然沒有任何差異。因為我和女兒都是第壹次看見大海，自然很興奮，我們在海邊拍照追逐，放飛的心情如海鷗般自由舒暢。因為五月份的海水還有些涼，我們沒有下海，只蹲在海邊，用手掬壹捧海水聞聞，並沒有聞到傳說中海水的氣味；我用舌

又回《筆緣》

緣》給過我太多的成長之源，讓文字與我同在，如同見證人生。我在《筆緣》最用功的時候是二零零年代，那時的老文友，現在幾乎沒有一個還在為這個園地寫作了，作為專欄的寫手，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進來，成了一個新手。或許是一種念「舊」的情結，很想和專欄的作家們擠在一起，再回到曾經，向他們學習，感受文采異樣的新鮮感。

回到《筆緣》，正值新年的開始，開筆後對專欄有什麼期待呢？

今年是蛇年，蛇這玩意不好對付，除了毒性，還有個諧音「獨」，《筆緣》建起作家專欄也有了年頭，寫專欄的難度就是要「獨」，要有自己的風格，要知道鄭南川寫的就是鄭南川的文字和他的風格，要讓讀者感到，作者寫作的獨特視角和獨特關注。我想，每一個寫專欄的人都思考過這個問題。趕在蛇年，也就給自己留下一個希望：你能把文章寫「獨」嗎？這該是我對自己開筆之年的期待。

在內容上，我想更關注社區與中文寫作的文化現象和文學的問題，把更新鮮的感受和讀者們分



何許人也的外國朋友，以給錢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情誼。李白說黃河之水天上來。嘿！沒想到國外這錢也從天而降了。

過年，過的就是家人團聚親情融融的氣氛。今年過年我還在異國他鄉，但是一看到火樹銀花的聖誕樹，想到像是隨著雪花飛來，從天而降的「壓歲錢」，想到當初兩個肩膀扛著一張嘴漂洋過海，是加拿大人伸手相助，讓我在一個陌生的世界端起了飯碗，吃香喝辣。這碗飯比不上中國揮霍公款大吃二喝，但絕對洋溢滋味，還心安理得。背井離鄉闖天下，我感覺沒有失去親情，而是投入到了一個更大家庭的溫暖懷抱。這個家，就是加拿大一個國家那麼大。這一份親情，就來自這麼一個大家庭。

尖舔了壹點海水，的確如文字中所描述的那樣，海水有鹹鹹的味道。

後來，單位組織我們到海南旅遊，我又見到了冬天的南海，湛藍純淨，壹如天空般波瀾不驚，白沙、大海、藍天，遠處帆影點點，置於此，恍如畫中。

再後來，我又到過青島、北戴河。聖誕節期間，我和孩子們又來到了古巴，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加勒比海灘日光浴，但相比之下，感覺都不如在南海，海的靜謐親切，沙的細膩柔軟。

我想，每個人心中都應該貯藏壹片海，溫馨而甯靜，浩瀚而深遠，即使不能容納百川，也能包容世俗，潔淨塵埃，蕩滌心懷。

當2012年的塵埃已經統統被掩埋在蒙特利爾厚厚的白雪中，在2013年的鐘聲敲響之際，我許下如此願望如果我是海，我壹定做冬天的大海，不再經歷任何風雨，哪怕胸中積攢著苦澀，哪怕壹生只仰望藍天，也要追求那份淡定那份釋然。

我想我是海。



幽谷鸚鵡鳴



路歌

又回到了《筆緣》，這次是參加寫專欄的。編輯揚格問我想不想回《筆緣》寫東西，我回答得很爽，回來。過後想想，怎麼如此衝動呢？自己每天都在寫東西，要麼專欄，要麼個人寫作任務，要麼寫博客，要麼為人家寫東西，總之很忙。怎麼說到《筆緣》就情不自禁地一口答應了呢。我發現，這是我的感情在「作怪」，因為我很久沒有回到我文學初戀的地方了。

這幾天把家裡存放的舊報紙翻了出來，那些早期在《筆緣》寫的文章，讓我頃刻感動不已，我說自己是一個夠笨的鳥，以前的文章有些可笑，文采實在太差了。接下來讀著讀著，又從眼眶裡溢出了水，那些夠差的文章，把我的曾經給放在了眼前，草草根根，真真實實，我的路竟然如此地跳在紙上，忘卻的那樣驚喜萬分，記憶的那樣回味無窮；再往下讀，我感到一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，《筆

享。過去，我們習慣把寫作定位為「移民生活」的寫作，這個觀點其實已經有了不同的變化，除了移民寫作外，我們都足夠地成為加拿大公民，我們的文字已經悄然成為「加拿大生活」的寫作，這裡的文化內涵已經在變化，我們的專欄寫作，必須做這種寫作的領軍。我還想通過與各位專欄寫手的交流，找到他們各自寫作的靈感點和推動專欄寫作的進步。或許，我會建議組織一個「專欄寫作研討會」，給大家梳理一番，從而找到自己的寫作「風格」。

其實，我對《路比華訊》報社同樣寄予期望，在感激之情的後面，也很希望報社在文學版的設計，版面安排方面有所改進。比如：文學的版面是否可以設計的更文學性一些，讓文章更顯得重點突出一些等。

又回《筆緣》，我帶著激情和希望進來，我把專欄就叫「路歌」吧，路比和我一路在向前，也一路在歌唱。這一年，我會用功寫作，還要為推動《筆緣》的改進和作者，讀者們一道努力。